

欧洲联合起来

[英] 温斯顿·丘吉尔 著

欧 洲 联 合 起 来

(1947年—1948年的讲演集)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本馆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EUROPE UNITE
SPEECHES
1947 AND 1948
BY
WINSTON S. CHURCHILL

Edited by
Randolph S. Churchill
Cassell and Co. Ltd. London
First Published 1950

内 部 发 行

欧洲联合起来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本馆翻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11印张 153千字
1977年3月第1版 - 197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17·204 定价 1.0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 1874—1965年）是二十世纪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代表。1900年他当选为英国保守党议员，以后历任英国政府殖民地事务副大臣、海军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财政大臣等职。1940年5月—1945年7月间，担任联合政府首相。1951年—1955年间担任保守党政府首相。

1945年7月英国议会选举，保守党失败。丘吉尔下台。此后，他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发表了许多讲演。本书就是他在1947年到1948年底的言论汇编。书名《欧洲联合起来》，这是他在讲演中的重要主题之一。他在这些言论中，提出了欧洲联合的思想以及如何进行联合的步骤和办法，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今日西欧联合的由来及其发展

过程,是有帮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面临经济恶化、军事力量日益削弱、在各地的殖民统治摇摇欲坠的局面。丘吉尔站在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极力为英帝国出谋划策,力图恢复它已经失去的地位。他还猛烈抨击工党的内外政策。因此,他的这本讲演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后英帝国衰落、挣扎以及内部互相争吵、倾轧的情况。

这本讲演集原书出版于1950年,包括五十二篇讲演,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如巴勒斯坦、印度、缅甸、外交、征兵、工业国有化以及经济问题等等。中译本选用了其中涉及国际问题较多的二十篇,供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研究参考。文中许多观点是反动的,特别是个别篇章有攻击斯大林之处,希望读者注意批判。

一九七六年七月

引 言

本书收录丘吉尔先生 1947 年和 1948 年发表的五十二篇讲话稿^①。正如在前一本书——《和平的中坚》(The Sinews of Peace) 出版时一样,丘吉尔先生仍是国王陛下在野党的领导人。因此,这些讲稿成了社会党^②执政两年里英国所走过的道路的里程碑。讲话的题目多种多样——巴勒斯坦、印度、外交、征兵、国有化以及经济情况等——在这些演讲中,丘吉尔先生几乎讲解了每周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无疑使人感到,不列颠的繁荣和威望已处于衰落时期。

然而,在这同样的两年中,一个统一的欧洲的设想已经开了花。在梅斯和苏黎世的两次著名演讲(已载入《和平的中坚》一书)中,丘吉尔先生就

① 中译本只选译二十篇。——译者

② 指英国工党。——译者

曾重新提出这一设想。本书收录的讲稿截至 1948 年底。此后,我们看到,欧洲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召开了会议,而这在三年前几乎还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大英帝国日趋衰落,经济情况恶化,军事力量削弱,因此,有头脑的人们终于看到,要重新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只能通过三重政策,即帝国团结一致,同美国进行兄弟般的合作,以及在促进欧洲统一的工作中发挥不列颠的领导作用。

丘吉尔先生在这些演讲中对自己同胞谆谆讲述的意见,至今大都被忽视了。但是,在欧洲范围内,社会党政府还是无可奈何地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已经收到效果。因此,这些演讲虽然涉及到外交、内政以及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但把本书题名为《欧洲联合起来》似乎是恰当的,这正是丘吉尔先生 1948 年 5 月 7 日在海牙演讲时所谈到的主题。

本书出版的时候,可能正好进行大选。届时会有两千多万人参加投票,决定今后四、五年内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政府形式。这些演讲对社会党政府进行了激烈指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就是要有

新人和新政,要抛弃前五年表现出来的过多干涉、优柔寡断和随波逐流的作法,并且要在剩下的时间里,采取断然措施,拯救不列颠。无论读者对这些问题如何看待,但从公众考虑,必须大胆地、坦率地把情况摆出来,由所有参加作出决定的人来仔细进行研究。

真理是多方面的,而在政治上,唯有那些愿意并且能够理解双方论据的人才可以对它作出分辨。因此,我坚信,这本书,除去它的历史和文学价值外,对所有参与不列颠政治活动的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是有用的。

伦道夫·S·丘吉尔

1949年11月18日

目 录

引言	3
巴勒斯坦	1
1947年1月31日在下院的讲话	
印度——政府的政策	14
1947年3月6日在下院的讲话	
樱草同盟	40
1947年4月18日在艾伯特纪念堂的讲话	
欧洲统一大会	53
1947年5月14日在艾伯特纪念堂的讲话	
印度(权力的转移)	68
1947年6月3日在下院的讲话	
选民大会	72
1947年9月27日在皇家万斯特德大学的讲话	
悼念艾尔·史密斯	82
1947年10月14日在伦敦录音而在纽约一次公开 宴会上广播的讲话	
缅甸独立法案	89
1947年11月5日在下院的讲话	
外交	101
1948年1月23日在下院的讲话	

保守党妇女咨询委员会中央理事会	125
1948年4月21日在艾伯特纪念堂的讲话	
欧洲代表大会	143
1948年5月7日在海牙的讲话	
阿姆斯特丹	157
1948年5月9日在广场上一次露天集会的讲话	
苏格兰统一党会议	163
1948年5月28日在佩思的讲话	
在保守党的一次庆祝会上	186
1948年6月26日在卢顿忽的讲话	
选民大会	210
1948年7月10日在伍德福德草地上的讲话	
海得拉巴和克什米尔	228
1948年7月30日在下院的讲话	
保守党员群众大会	241
1948年10月9日在兰达诺的讲话	
关于国事演说的辩论	269
1948年10月28日在下院的讲话	
统一欧洲展示	305
1948年11月17日在伦敦多兰德大厅的讲话	
外交	308
1948年12月10日在下院的讲话	

巴 勒 斯 坦

1947年1月31日在下院的讲话

本院已倾听了议院双方的两个发言，这两个发言的特色都是知识和思想非常丰富，并且，如果我可以说的话，发言的腔调也非常优美。这两位议员显然对于在巴勒斯坦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问题了解得都很细致。我们大家都应该同意我尊敬而英勇的朋友，麦克尔斯菲尔德郡议员（空军准将哈维）对于我们军队严守的行为准则和克制态度所作的赞许，这是其他发言者也赞许过的。我们当中没有人会低估，由于这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使我们军队不只是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遭受到长期的折磨。

尊敬的格里姆斯比郡议员（扬格先生）说，我们不可能仿效德国人大规模灭绝的方法。这点我们也都会同意。认为对平民进行全面报复和惩一

傲百会符合我们对世界事务的整个看法，并且同我们的名誉、声望和原则是一致的，那当然是一种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意见。所以，与恐怖分子进行肮脏的战争，我们就有许多巨大困难。正因此，我才要冒昧向下院建议，应尽力避免卷入与恐怖分子进行的战争中去；如果已与恐怖分子发生了战争，那就应当尽力使战争结束；但我也不排斥其他合理的建议。

十分肯定，巴勒斯坦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在各方面对我们都有巨大的损害。不论犹太人一方或阿拉伯人一方采取什么看法，这对于我们在全世界的声望都是有害的。对于我们已卷入的斗争，我感到十分遗憾。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卷进去。我认为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在大选时，对方尊敬的议员们没有许下什么范围很广泛的诺言，如果这些诺言没有令人可悲地落空的话，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不得不这样说。在下院这一方我所有的尊敬的朋友们，都不同意许多年以来我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所抱的看法。但是所作的诺言已远远超出责任政府应该承担的范围之外。实现了什么呢？这至今还是一个真空，一大片不着

边际的空白，一个无意义的、哑然无声的无底深渊——一无所有。

我记得非常清楚，九个月或十个月以前，现在坐在我身旁的我尊敬的朋友（奥利弗·斯坦利先生）在会上对我们大家说，不论发生什么事，这种拖延和犹豫不决的态度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但现在无疑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却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在两个方面都毫无进展：对那些我们许过诺言的人，我们没有履行诺言，我们也没有达成某种较广泛的解决办法，或是说没有使我们自己解除一些负担和责任，即我们担负不起的重担，以及我们经过证明而不能也不愿履行的责任。

我尊敬的朋友当时特别谈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并且只谈了一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与恐怖分子的冲突，而且，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更不适于同恐怖分子发生冲突了。这并非因为英国软弱和卑怯，而是因为它有自制力和德行，还有我们在这个不受侵扰的海岛上生活了这么多年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阁下，如果你被卷入一场争吵中去，你的行动就会让对方知道你已卷进去了。我是反对这场争吵的，下面我要再谈一谈它的代

价。我确实非常反对这场争吵，并且认为这是不必要的。重大的责任总是落在失去时机的人的身上。一旦你被卷入一场争吵，那末在对付这些事情时，就不能没有好战情绪和意志力了。

卷入一场争吵之后而又吓得不能尽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尊敬的朋友（奥利弗·斯坦利先生）举出过一些例子。大约四、五个月以前，又有过一个例子，就是由于受到威胁而把死刑判决撤回了。他举出过另外两个例子，其中一个我要稍微详细探讨一下，因为这个例子多少影响了前几天对方议席那位尊敬的先生给我的答复。他举出了笞刑的例子。我无意讨论这种刑罚的优劣，或是这种刑罚应在什么时代实行，但是，当笞刑的判决加于犯法的人身上时，因为一个英国少校和三个英国下士被抓走并遭到鞭打，就给犯人减刑并进一步撤销判决，这就暴露了谨小慎微的一切坏处，并显出我们缺乏意志力去对付这一小撮犯有这些暴行的狂热的亡命之徒。

你可以因为不喜欢笞刑而免除这种处罚形式，你可以因为心地善良而免除这一刑罚，你也可以因为地方长官或法官作出判决后，由于出现了

新情况而把它免除，但你不要因为一个英国少校被人从住所逮走、三个英国下士被抓去，并且都遭受了这种刑罚，以及因为你怕以后再发生类似事件就免除这一刑罚。如果我们曾经听任我们的意志力象这样松弛下来，我们怎么能在不久前的斗争中取胜呢？如果当德国人轰炸伦敦时，我们给他们去信说：“只要你们停止轰炸，我们就保证决不碰一下柏林。”那别人会怎么说呢？这是走的可耻的失败道路，我虽然憎恶与犹太人争吵，也憎恶他们的狂暴方法，但既然你已着手处理这一事件，至少就得象人那样去行动。

现在我来谈一谈达夫·格鲁纳先生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的特殊事件。我想，他本来在第二天上午就要受绞刑，而恐怖分子头一天从法庭架走一个法官，在街上抓走一个军官，扬言如果执行判决，他们就把这两个人弄死。于是，判决没有执行。随后我们很快听说，犯人曾经向枢密院提出申诉。这不是事实。这是借口，是一种事后追补的手续；就我从各方面所能听到的是，犹太人代办处的人被请了去，提出一些建议，最后费了许多周折才说服犯人提出一份申诉书。这人虽然是个罪

犯,但他的坚毅精神是下院不能不予以注意的。他提出了申诉,现在又撤回了。我等一会就要谈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因为罪犯威胁要再犯罪就改变司法程序,我们对这点该怎么说呢?

让我们假设,英国有一个谋杀集团在活动,其中一个成员已被捕,经过一定法律手续后,将被处决。这时,要是他的同伙说,如果执行判决,那末他们就要杀死内政大臣,有谁会设想,英国的一个大臣会就此不按法律手续行事呢?正如 F. E. 史密斯在许多年前所说,他要立下遗嘱,去尽他的职责。有谁能想象,由于有这种性质的威胁,就得稍微偏离司法的道路呢?或许有人会这样回答:这里有使事件变得更为棘手的人质,但让我再一次用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说法来说吧。假设这个罪犯的朋友,即犯罪集团的成员,决定绑架本院的某一位议员,某一位大臣,或某位大臣的儿子或亲属,他们说,“我们把他藏起来了,你们如果绞死某人,我们就弄死他。”试问本院有没有哪个议员,不论他遭遇到什么事,即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受害,他在执行司法的过程中,竟会容忍方向稍微有所偏离呢?我想不会的。

在这里，我们是在中东广阔的舞台上进行这种表演，有美国在观看，并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在这里，我们演出并揭示出下列事实：政府怕人质被杀，因而不能正常执行司法工作。再让我们看看事情的细节——司法工作是否真的丝毫未受干扰呢？我很想弄清楚。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尊敬的朋友早已提出的问题，至今未得到答复。我感到遗憾的是，因为答复必然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至今没有从大臣那里得到答复。三天以前，那位尊敬的先生说：

“昨天下午得到的消息说，为达夫·格鲁纳向枢密院请求特赦的申诉书已送上去了。因此总指挥官就只好准予延缓。”

这个申诉是必须由罪犯自己提出的，但事实究竟如何呢？如果这可以由外面的代理机构提出，那就是另一回事，但如果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不敢自诩对这个问题很了解——既然必须由罪犯本人自动提出办理这些手续，那末刚才那个声明就不符合实际了。我就是希望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那位尊敬的先生对我提出的疑问作了这样的答复：